

潘菽心理学思想的后经验主义蕴含

叶浩生 宋晓东

(南京师范大学 心理学研究所 南京 210097)

摘 要 :今年是中国心理学泰斗、理论心理学奠基人潘菽先生诞辰 110 周年。纪念潘菽先生,意味着继承和发扬潘菽先生的心理学思想。从后经验主义理论心理学的视角来看,潘菽先生的心理学思想仍然具有当代性和启发性,特别是在强调理论对经验研究的优先地位、强调理论对经验现实的建构作用、强调理论的实践品性、强调理论的历史性向度,以及强调理论研究的中国心理学归宿等方面,显示出卓越的远见。

关键词 :潘菽;后经验主义;理论心理学;中国心理学

中图分类号 :B84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5184(2007)02-0003-05

潘菽先生是中国心理学界的泰斗。作为当代中国理论心理学的主要奠基人,潘菽先生留下了富于启发性的思想遗产。中国心理学界纪念潘菽先生,意味着继续潘菽先生关于心理学的思考和研究。文章尝试从后经验主义理论心理学的视角^[1]重读潘菽先生留下的文本,建构潘菽心理学思想在当代的理论指导意义。

1 理论对经验研究的优先地位

从 1926 年在美国《实验心理学杂志》发表其博士论文算起,潘菽先生在心理学中辛勤耕耘长达一甲子。总揽潘菽先生的著述,可以说,基本上都属于理论心理学或者说心理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的范畴。潘菽先生的博士论文虽然用了一个标准的实验心理学题目(《背景对学习和回忆的影响》),但其主旨却在于“说明 S-R 这个流行公式的两头都是比较复杂的,不能把它想得太简单”^[2]。虽然受教于行为主义时代的印第安那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但受到其博士导师哈微·卡尔的影响,更由于自觉接受和钻研辩证唯物论,潘菽先生自始至终反对行为主义狭隘的还原论公式:

传统心理学把“刺激—反应”或“刺激—机体—反应”这样的公式公开地或不言而喻地作为它进行分析研究的基本依据。这是一个根本的错误。这是近代心理学一开始就走上歧途,就面向着错误的方向的明白表征。旧心理学的这个不科学公式必须彻底抛弃^[3]。(黑体为引者所加,下同。)

众所周知,正是在行为主义发展到它的鼎盛时

期,在斯金纳时代,不仅理论心理学,而且是心理学中任何意义上的理论工作,面对经验实证研究的压倒性优势都不得不退避三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正是潘菽先生开展其理论工作的心理学时代背景。潘菽先生毕生从事理论心理学的耕耘,并选定意识研究作为其主要的研究课题,这意味着在研究途径和内容领域这两个基本的方面,都自觉地立足于与行为主义相对立的立场。而潘菽先生所反对的行为主义,当然不是指具体的实验研究及其结论,而是作为“行为论的实质”的一种“极端的理论体系”^[4];是从冯特开始贯彻于整个传统心理学中的唯方法论^[5]。

被潘菽先生斥为“形而上学的客观主义”^[6]的心理学,也就是否定理论工作的心理学。“科学必须有理论,完全缺乏理论的东零西碎的知识,即使是正确的,也不能成为科学。这是科学和常识的主要区别”^[5]。潘菽先生相信“基本理论问题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不能达到绝对解决。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明确,就可以使心理学大为改观,这一点是可以做到的”^[6]。

2 理论对经验现实的建构作用

知识是对现象实际的系统化认识。在心理学研究、心理学知识和心理学理论体系三个层面上,理论性质逐渐明显,与经验之间的距离也逐渐拉开。心理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不可能无视经验现象的事实,完全与实际无关的理论虚构即使在前科学时代的哲学心理学中也是不存在的。在心理学中,理论与实际必然联系在一起。而如何能够做到理论与实际相

统一,则是心理学中至关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原则问题。这也是潘菽先生在其经典理论心理学著作《辩证唯物论心理学的方法论》^[7]一文中自始至终特别强调的问题。

在时代语境中,潘菽先生把心理学家们的世界观分为唯心、唯物和二元论的。但是,与同时代文本中机械的形而上学论断公式不同,基于深厚的辩证唯物论功底,潘菽先生注意到:“唯心论是不可能彻底的”;“客观唯心论则更是头脑颠倒的唯物论”;“二元论的世界观则有一半是唯物论的”。科学知识“都实际上是在唯物论的观点之下取得的,并且因为如此,这种反映不仅是唯物的而且还往往包含有辩证法的成份,因为辩证法也是客观地存在于现实事物的相互关系和发展变化之中的,这是重视客观实际的观察不会完全看不到的^[8]”。真正的理论必然寓含在实际之中,这是理论建构经验现实的本体论出发点。

“建构”决不意味着某种方法论无政府主义的张目,决不意味着经验唯心论无原则的“怎么都行”。潘菽先生明确地指出:“心理学如要进一步发展成为成熟的科学,就必须在方法论上首先明确全面接受并贯彻辩证唯物论(包括历史唯物论)的思想指导。所以,我们指出的辩证唯物论心理学的方法论,显然不是一家一派的心理学的方法论,而是谋求心理学进一步发展成为成熟的科学所必须采取的,也是必定要采取的方法论的最高原则^[9]”。理论建构经验现实,首先体现在科学研究的基本思维方法上。在潘菽先生的时代语境中,可以说,唯心论把现实视为理论的投影,机械论把理论视为现实的分泌,能够把握理论对经验现实的建构作用的,只有辩证唯物论的方法论立场。在认识过程中,经验现实从属于特定的视角,理论立场必然来自先在的经验,理论与实际辩证地咬合一体,理论本身也就必须能够体现出这种相互的决定,必然决定于辩证唯物论观照下的物质世界。

在心理学1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心理学的基本理论思想,其最基本的方法论原则,一直在唯心论与形而上学机械唯物论之间摇摆。根本地,

一个世纪以来的心理学者本着形而上学的观点,只看到人的心理活动的主观性,而看不到它们和其他物体的功能或运动具有同样真实的客观性,因

而他们仍一直抱着自古以来的灵魂观念或心灵观念这种二元论看法,把它们看作和物质事物本质不同的另一种东西。这样,典型的成熟科学,主要是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所无形中采用的方法论最基本的原则就对心理学似乎根本用不上了,好像必须走另外的道路了。这样,也就不可能自发地走上辩证唯物论的方法论道路。人的心理活动的复杂性和它们的主观性一面也的确使心中无主的心理学者容易倒向唯心论方面。^[10]

把心理视为纯粹主观性的现象,既是从主观到主观的唯心论心理学的根本特征,也是因其主观性而放弃内在心灵世界的机械论心理学的根本特征。根据列宁同志对物质的简明定义,潘菽先生确认了心理世界的物质性。用后经验主义理论心理学的话语来说,理论所能够建构的经验现象,首先必须是实在的经验现象。

在此基础上,潘菽先生进一步地提出了关于心理活动的“生活实践的观点”,反对把属人的生活实践简单地理解为“泛泛的活动”:

人们生活实践中的认识活动和意向活动两大心理活动方面,我国历来称为知和行。知和行虽有实质的区别,但不是互相孤立而是互相结合在一起,相辅相成的。必须从这样的生活实践的观点来看人的心理活动,才能对人的心理活动取得正确的理解^[11]。

潘菽先生著名的心理范畴二分法^[12],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工作范例。在这个范例中,中国文化的思维、逻辑和语言,浑然地融入了心理学研究的实际。在“看人的心理活动”之前,心理学不可能没有自己的预设、前见,科学地反思和重建这个预设和前见,就成为心理学理论工作的必须。潘菽先生所主张的统一的知行实践观,用当代理论心理学的话语来说,充分重视人的主体性和符号自反性,并在日常生活语境中建构对于人的理解,正是后经验主义时代理论心理学的基本原则,也正是后经验主义理论心理学对心理经验现象的总的建构原则。

3 理论自身的实践品性

“理论联系实际”在潘菽先生所处时代的意识形态语境中,是压倒一切的方法论原则。即使在今天,这一原则也不可能任何意义上被丝毫地淡化。从概念上分析,理论所与结合的实际包括两个基本的

面向:首先是心理学自身的实际,心理经验现象实际;这差不多就是心理学的对象的问题”;其次是心理学作为一个学科,作为社会的一个知识生产部门,在社会生活中所存身的实际,在这个方面;“我们所要研究的要能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有效地服务的辩证唯物论心理学所要结合的实际,必然只能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各方面的实际”。在后一个方面,随着时代语境的变迁,可以争辩21世纪的中国心理学(信息化与全球化时代的心理学或者说‘建设和谐社会’的心理学)与八十年代的中国心理学(“实现四个现代化”语境中的心理学)应该有所不同,但是在基本的立足点上,在关于这个基本立足点的理论反思上,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仍然没有改变。不仅理论工作必须指向社会生活,而且正是社会生活本身,而不是理论家的孤立的头脑,催生心理学的理论。用后经验主义理论心理学的话语来说,心理学必然是社会现实的历史性建构。

科学的理论决不能脱离实际,脱离实际的理论就不成为科学的理论。这个道理是容易明白的。但我们在科学工作的实践中往往不能贯彻这个明白的原则。所发生的偏差不外乎三个方面。一方面是对所要结合实际了解得不清楚或者有错误。另一方面是对要和实际相结合的理论了解得不正确。再一方面是不知或不清楚理论和实际应该怎样结合^[13]。

在这个问题上,潘菽先生特别批评了“理论派”和“实际派”两种错误的倾向,即“片面强调理论或片面强调实际”,并且指出:“两方面的问题都在于把理论和实际看作是分成两头的事。其实,理论是从实际中来而实际则有待于提高到一定的理论,而结合之前也必须有一定的理论准备”。“理论结合实际这个问题好像很明白,但要贯彻得好并不那么容易。理论结合实际这个问题在我们的心理学上是颇为突出的^[14]。

问题的关键在于,什么是心理学中的理论?理论心理学把心理学中的理论区分为元理论和实体理论两个方面。元理论(meta-theory,或后设理论)也可以视为“关于理论的理论”,即实体理论建构的理论基础和原则。传统的理论心理学研究大多属于元理论范畴。元理论所要结合的实际,就是心理学中的实体理论及其经验研究,作为狭义意义上的“理论(theoretical)心理学”,它所面对的实际,也就是“实际

的(practical)心理学”。

实体理论是关于经验研究、指导经验研究和总结经验研究的理论。对于实体理论来说,它必须同时面对两种实际:内在于心理学的心理学经验现象和外在于心理学的社会生活现实。实体理论本身也必须是应用理论,必须是可应用的心理学。但是,一种研究并不必须同时就是一种应用指南,一份研究报告并不必须同时就是一种恰当的实体理论建构。使知识,更准确地说,心理学的研究,能够面向社会实际,同时更能够面向复杂的心理经验现象实际的整体,而不是个别研究者的个别研究所不得不选择面对的狭隘现象或领域,这必然是一种理论工作,首先是理论心理学必须承担的理论工作。在这个意义上,理论心理学必须做出承诺,实践品性是理论工作第一位的准则。

4 理论的历史性向度

“潘菽教授在《简札》中反复强调心理学要变革”。在这个问题上,有两个被反复使用的术语:“传统心理学”和“有我国特色的心理学”。对于中国现代心理学来说,传统心理学主要包括德国心理学、苏联心理学和美国心理学。而“有我国特色的心理学”则可以视为一个“熔炉”概念。陈立先生在九七年一篇纪念文章中曾经指出:“晚近兴起的本土心理学,我认为这是历史的必然,应该作为纪念潘老百年大典的主题之一^[15]。”“有我国特色的心理学”必然是一种“本土的心理学”,但它绝不仅仅是某种“本土心理学”。或者说,在其内涵上,与“本土心理学”相比,潘菽先生所主张的“有我国特色的心理学”提出了更加明确的四种限定。第一,辩证唯物论的指导原则;第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第三,批判借鉴外国心理学;第四,挖掘中国古代心理学宝藏^[16]。

这四种限定的根本,就是在关于人的问题的研究上,唯物辩证法所主张的历史性向度。换句话说,可以把潘菽先生的主张,凝缩地理解为后经验主义理论心理学的历史主义原则,即张扬理论的历史性向度。

理论的历史性向度,既是实现“有我国特色的心理学”的基本原则,也是潘菽先生文本中隐而不彰的重要方法论线索。一般地说,在以下五个方面,潘菽先生所遗留的文本中张扬着理论心理学历史性向度,这也是历史分析中五个基本的方法论向度。

首先,对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史的高度重视。潘菽先生不仅携手中国心理学特别是心理学史与理论心理学学科主要奠基人高觉敷先生,力倡古代思想史的研究^[17],并与之合作主编了《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研究》论文集(1983),而且留下了大量的关于心理学思想史的论述。历史,首先是人对自身在传统之中的处境的一种承诺。离开传统,离开古代,也就离开了历史。完整的理论思维首先是历史性思维。

其次,对矛盾分析的高度重视。例如,在述及人的自觉能动性即人的主体性与决定论的矛盾时,潘菽先生强调“能动性和被动性的辩证关系,二者总是以一定方式结合在一起的”。辩证法使形式逻辑法则中相互对立的命题合理地站立在一起,这种理解必然是历史的,因为只有历史本身才能容纳这种为那些片面强调共时性的平面化了的皮层所无法理解的“矛盾”。广义地说,矛盾分析,甚至全部的辩证法分析,必然是历史的分析。

第三,对过程分析的强调。历史的动态实现于过程之中,过程不仅是历史的微观,而且就是活着的历史本身。在心理学史家宣称机能主义在美国心理学中已经一统天下的几十年后,九十年代的理论心理学中出现了关于“过程心理学”的呼吁,认为“结构”与“机能”都还只是静态的心理学。而维果斯基备受瞩目的“最近发展区”概念,最富于魅力之处也正在于其关于过程和动态的思想。

第四,对联系的观点和分析方法的灵活运用。历史之所以是活着的自然过程,在于一切属于历史的,都必然相互绞缠在一起,互相成为动力,互相成为否定。这正是历史分析的最大的复杂之处,也正是历史分析的试金石:在普遍而多样化的联系中,对过程的发掘或构造必须能够合乎历史内在的矛盾状况。潘菽自如地以联系的观点和方法进行分析,这样的例子在《文选》和《简札》中比比皆是。

第五,对特殊性的强调。在论及科学方法论的共同性和特殊性时,潘菽先生指出,

不同的科学在它们的方法上当然都有一定的或基本的共同性。然而重要的问题却不在于它们的共同性而在于它们的特殊性。……一种科学所采用的适合于它自己的对象和方法的本质特点也在于它的特殊性。没有这种特殊性,就不能成为一门

科学所需要的方法。^[18]

对于历史分析而言,方法的特殊性恰好是与通则研究相对的特别研究的逻辑大门,当一种研究方法的普遍合理性被否定之后,特殊性的知识,属于特定地域、人口或者特殊现象的知识,亦即历史性的知识,也就随之而来了。

总之,历史的观点首先在于对历史本身的承诺和张扬。理论的历史性向度或历史主义原则,唯物史观,正是理论建构经验现实的直接的方法学。反过来说,从后经验主义理论心理学的视角来看,只有历史主义者才能看到历史,固守机械决定论的经验主义者是无法理解历史的。经验主义者所追求的也许是崇高的和永恒的心理学的真理,而后经验主义的理论心理学明确地把自己的职责定位于历史的当下,对于潘菽先生而言,就是定位于中国心理学^[19]。

5 理论心理学的归宿:中国心理学

对于中国本土心理学研究者来说,潘菽先生始终是一个起点的象征^[20]。1937年,潘菽先生在《心理半年刊》发表《把应用心理学应用于中国》^[21],初步完成了他的心理学梦想的勾画。1939年,潘菽先生又在《读书月报》上发表其经典论文《学术中国化问题的发端》^[22],基本上形成了关于传统心理学改造的基本立场。而在发表于1980年第一期《心理学报》的《论心理学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23]中,则明确地论及“关于‘中国心理学’这个提法的问题”,首先是批评了那种把“中国心理学”与“中国物理学”相类比的反对意见,继而论述了对“中国心理学”的期望。

我们的心理学要有自己的特点,自己的体系,……就目前讲,心理学是有国家、民族的区别的,如苏联心理学、美国心理学等。心理学在国与国之间也需要争鸣。

我们要走自己的路,建立自己的心理学体系,就是要在那些基本理论方面有自己的看法。……现在的心理学,科学性不够,如果能把它的科学性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提高一点,就是一种大的贡献。这种贡献,我们是有条件争取做出来的。……在基本观点,基本理论问题上以及在方法上和研究成果上,我们应该有自己的贡献。这样,我们的心理学自然会有自己的面貌。即使像造房子,材料都是钢筋水泥和砖瓦之类,但可以有不同的结构,各自突出的

外观和内在结构。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要提高心理学的科学性,结合我国的社会主义实际。要有中国的心理学,就是这个意思,也是我们的光荣任务和义[24]。

理论贡献的极致可能就是经典的言述,这些几十年前的文字,仍然继续总领理论心理学的风骚。不仅因为这是理论心理学仍然没有做到的,而且更因为这正是理论心理学必须去做到的。从后经验主义理论心理学的视角阅读潘菽心理学思想,回头重新反思这个后经验主义的时代思想平台,恍然已经是而且必须是中国语境中的后经验主义,中国理论心理学的后经验主义。

参考文献

1 叶浩生.后经验主义时代的理论心理学.心理学报,2007,

(1):184-190.

- 2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8 21 22 23 24 潘菽.潘菽心理学文选.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4,52,504,212,495-526,496,497,498,503,146-157,504,507,134,22-28,37-52,207-220,219-220.
- 3 潘菽.心理学简札.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49.
- 15 陈立.怀念潘菽同志谈中国心理学.心理学动态,1997,3:3-4.
- 16 唐自杰.理论心理学问题探新—潘菽心理学思想研究.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30-34.
- 17 潘菽,高觉敷.组织起来,挖掘我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宝藏.心理学报,1983(2).
- 19 杨鑫辉,汪凤炎,赵凯,等.论潘菽“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思想”.心理学动态,1997(3):45-51.
- 20 杨国枢.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本土化研究.第一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78.

The Post-empiricist Implication of Pan Shu's Psychological Thought

Ye Haosheng Song Xiaodong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Abstract: It is 110th anniversary of prof. PanShu, the founder of Chinese psychology and Chinese theoretical psychology. To monumentalize him means succeed to his thought on psychology. From the viewpoint of post-empiricist theoretical psychology, it can be predicated that Pan-Shu's psychological thought, especially his emphasizing on the logical priority, the constructive function, the practical quality, and the historical orientation of theory, remains edification contemporarily, above all, which indicate his transcendence is his unswervingly aiming at a Chinese psychology.

Key words: Pan Shu; post-empiricist; theoretical psychology; Chinese psychology